

诗人于坚： 他不仅用笔写作 还用照相机写作

作为一名诗人，于坚最近推出了散文和摄影合集《密西西比河某处》，紧接着《希腊记》也将出版。之前他还为澜沧江写了《众神之河》，以及《昆明记》《印度记》《建水记》《巴黎记》《朝苏记》……于坚近年的写作理念试图越过“五四”以来文体分类的小传统，重返汉语的文章传统。

“坚记”系列不仅以文字记录“诗意栖居”的点滴，还用黑白快门记录下平凡人的生活百态，在大理、昆明、澳门、上海及法国、西班牙等地举办过摄影展，作品曾获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全球摄影大赛华夏典藏奖

他的影像作品 和他的诗是一致的

□邵风华

用诗人的眼睛，去观察

作为诗人的于坚，是那个我从中学时代就阅读其作品，并从很多方面启发了我的诗歌教师。于坚诗歌的气息，他对于诗歌的思考和认知，以及诗歌构图，与别人都不一样。当他以第三代诗歌的代表诗人登上诗坛，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他就早已是一个完成了发育阶段的诗人，于坚没有诗歌青春期的。他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诗歌，关于尚义街的诗，他的第一本诗集《诗六十首》，到今天仍然难掩其卓越。他也写作了汉诗里面最好的长诗，如《零档案》《飞行》《海难》《小镇》等。我们还必须说到他那了不起的“便条集”，创造了一种诗歌的开放的、无限的可能性。

作为散文作家的于坚，他拓展了中国散文的精神气象和语言方式。什么样的精神气象：开放、宽阔。他的为天地立心的使命感，对于自然、环境、历史、人文的切身切己的感受力，和修辞立其诚。他的散文的语言方式，基于诗意和想象的超越现实之上的某种混合型散文语言构筑方式，使他成为一个散文的文体家。比如他创作和发展了中国古典的“记”式散文，古文中有许多这种品类的文章，如柳宗元《小石潭记》，苏轼《石钟山记》，多为游记，而于坚发展了这种体裁。

他不仅用笔写作，还用照相机写作。不管走到哪里，他都带着他的莱卡黑白相机。用诗人的眼睛，去观察；用诗人的心灵，去感受；用哲学家的头脑，去思考。他的影像作品和他的诗是一致的。2018年的时候，在天津我们和于坚一起现场观赏了他在欧洲获奖的纪录片《碧色车站》，我个人由衷喜爱那种影像的表达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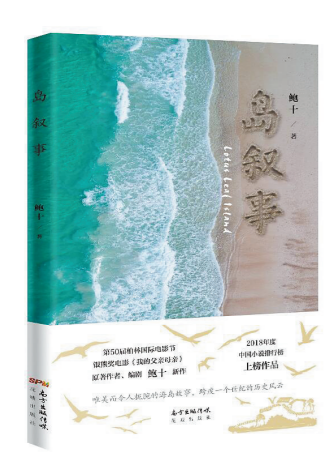
一个叙述者的艺术之梦

《密西西比河某处》是一个整体性的文本。我称其为文本，是不想仅仅以长篇散文名之。在某个层面上，我个人更愿意将其作为一部小说来看待，来阅读。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来自东方的诗人，来密西西比某处，印证自己年轻时的一个艺术之梦。那里有惠特曼，有垮掉的一代，有安迪·沃霍尔，有东村的贫穷的先锋艺术家群体，大学里随时可遇到模仿嬉皮士打扮的诗歌教授……他曾将惠特曼认作是“一个中国式的才子，比王维豪放些，李白、岑参之类的人物，整日在山野水岸或者荒原大漠漫游”。我将之看作是于坚，或说叙述者的艺术之梦。

可当他到来的时候，时代已经变了，密西西比河某处的纽约已经成了一个中产阶级的天堂，一个闻名世界的物质至上主义盛行之地，别有讽刺意味的是，甚至有了一个以惠特曼的名字命名的豪华购物中心……我觉得这个意象很有意思，很有力量。

我想起了菲茨杰拉德的杰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也是发生在密西西比河某处，在纽约长岛发生的故事。西部青年尼克来东部寻梦，见证了盖茨比的辉煌，长岛东卵村那座梦幻般的白色宫殿，又见证了他的衰败和死亡，这部作品被认为喻示着美国梦的破灭。于坚的《密西西比河某处》在内在精神上有某种相通之处。

当然，对于于坚这部作品，最合适的是我们在文体上将其看作是一部“散文体作品”，这里的散文体作品是与韵文相对的，



我喜欢能提供新鲜体验的小说，虽然故事总有母体，审美却永远都有开疆拓土的可能。鲍十的小说就是这样，总能拓宽阅读视野，新鲜情感体验，他不甘心只给读者提供甜腻奶茶或速溶咖啡，而是初尝涩、回味无穷的好茶，又或者人口顺滑、后劲十足的好酒，这才是鲍十小说的味道。

读他最近的中篇小说《我是扮演者》，一开篇就被抓住了。一场梦中预告的自杀：一份预先投递的演员手记，通过演员孟千夫记录自己扮演过的角色“串联起差不多一部五花八门的“中国历史”，经由这部手记，历史上的大小事、好事坏事、丑事奇事“碎片式”地轮番呈现，如万花筒般呈现民族史。所以小说《我是扮演者》简直就是这个时代的

鲍十还有一种身为小说家的自觉：他力求不断提供新的叙事方式

对小说有信仰的人

□刘莱琳

《狂人日记》，孟千夫的演员手记是他自己的病中日记，也是写作者的狂人日记。同时又因其明星手记的界定具备了极强的“私人史”性质，从中能窥探出一个演员的成长、骄傲、困惑以及最后走向绝望的过程。小说从写作者的叙述到孟千夫的自述，从孟千夫记录自己扮演的角色到不断剖析角色的内心，又经由“编者赘言”回到创作者……层层深入，又回环嵌套，从实入虚，又由虚返实，建构了一个多声部且互为回声的精巧结构。所谓孟千夫，其实就是“梦千夫”，创作者、叙述者、记录者、扮演者……诸多身份、数种感情，掩卷之时，不免感叹人生如梦。

鲍十的小说一直有很强的艺术追求，前两年的中篇《岛叙事》也是其中代表。一座海岛、一个老人，几处历史转折，数番风雨阴晴。海岛虽小但故事背景宏大，不动声色间数十年风云；笔调虽平静却如深广大海暗藏汹涌。小说如其名，叙事如海岛，张力惊人、后劲十足，由岛与海奠定了故事的基调与情感，提供的是一种如海浪如海岛如海风如潮一般的书写模式及阅读经验。《我是扮演者》《岛叙

事》，以及多年以前的《纪念》都具备民族史的意义，这些文本以极丰富的内涵塑造着民族的共同记忆。优秀的小说作品往往能将受读者鲜活的个人化的记忆转化为大众文化中可重复再生产的共同记忆，这是记忆的复制，这也是小说的生产。

除了生活经验的拓宽，民族记忆的书写，鲍十还有一种身为小说家的自觉：他力求不断提供新的叙事方式。他的小说文字总是很平和，人物总是很朴素，却总能感受到作者与人物、人物与读者、读者与作者之间有一种流动的力量，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小说阅读产生新的意义，通过“理解”他人深刻自己，通过“共情”他人丰富自己。

康德说“启蒙”永远是一种未完成的状态，那么小说创作的探索应是一个永远没有终结的过程。真正的作家会运用自己的理智，以真正的良心与理性去看待每一个人；他们会相信文字的力量，相信语言的力量；坚守自己的良心，牢牢把握手中的笔；与生活纠缠、与现实斗争、与自己对话。能写出《狂人日记》一般的文本，我相信鲍十就是一位对文字对小说有信仰的人。



世界的本质不是华丽

□徐淳刚

《密西西比河某处》是诗人于坚的最新摄影集，随同名散文集同时发行。

于坚的摄影极为朴素，甚至黯淡无光，这在一个华丽的世界中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当摄影越来越艺术，越来越花里胡哨，于坚的摄影依然保持着直接摄影的朴素品质以及大象无形的魅力。

我不认为大多数人能像进入于坚的诗歌那样完全进入于坚的摄影，因为他的摄影不是扑面而来让人欣喜的那种，而是有距离的、平静的、柔和的，需要静下心来仔细品味。摄影在于坚这里体现的不是像他的长诗那样博大的力量，而是相反，涓涓细流，来日方长，它们更像是于坚图像化的《便条集》。

大面积的留白是于坚摄影



有必要在塞满迷雾的纷纭复杂的历史语境中，来精细考察历史人物的形迹，庶几才能稍稍得出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

为何要写“奸臣”蔡京？

□陈歆耕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将小说人物形象归为两类：一类为“扁平人物”，特征鲜明，容易辨识；一类为“圆形人物”，性格多元，难以辨识。我写的这部《蔡京沉浮》不是小说，蔡京也不是小说人物，他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这一个”，究竟属于前者，还是属于后者？

在我看来，他是两者的复合体。写《蔡京沉浮》时，我时时会联想到斯蒂芬·茨威格的那部《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早年曾读过这本书和他的另一部也很有影响的历史非虚构作品集《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肖像》描述的是一位18—19世纪活跃在法国政坛的极富争议的政要约瑟夫·富歇。

但选择以蔡京仕宦沉浮为线索，同时呈现北宋晚期的政治生态，以此来写一本书，却并非因为茨威格作品的触发，而是近几年持续阅读宋代相关史料书籍时，倏然从头脑里迸发出来的。觉得蔡京这个人太耐人咀嚼了，而至今却未有描述此人形象的翔实的非虚构文本，未免让人慨然长叹。在搜集史料中，虽然发现了几种若干年前出版的关于蔡京的

文本，但翻阅过后均让我大失所望。其小说化、脸谱化、简单化的手法，使得这类文本既无纯粹小说叙事的张力和语言的质感，又无史实的严谨可靠——游走在非驴非马的虚构与非虚构灰色地带，这恰是我所不喜欢的。

既然搜寻不到理想的文本，也为我的书写增强了一点信心。蔡京这个历史人物，显然不是当下写作高人所感兴趣的——他不是可以成为时代楷模的巨伟人。大多写家不屑于为一个似乎已被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争议人物来描绘一幅肖像。偏偏此人，具有古今无可取代的认识价值、文学研究价值，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在你的细胞中，很难清除他所遗传的基因。这与你出生的家族、地域、时代环境无涉，而与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土壤有关。

中国的史学家和文人总是喜欢将人物标签化、脸谱化，诸如非“忠”即“奸”、非“君子”即“小人”。其实在历史的长廊中，多少声名显赫的人物，都无法像楚河汉界那样将两者分得那么清晰。蔡京的复杂性在于他既“奸”又“雄”。我是将“奸”和

一个好的散文家，不仅要知道哪些该写，更要清楚哪些不该写

章以武的散文：“苦心经营的随便”

□王焱

章以武，文学界、影视界和学界的三界元老，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他的人生画卷堪称“广州的清明上河图”。章教授的创作力不是一般的旺盛。他常说：“人不管多大年纪，都不能闲着。”从18岁写到84岁，章教授发表了300多万字，除了被刊发的300万字，他还写了另外没有被看见的300万字。耄耋之年的章教授，依然精神矍铄、文思如虹，笔耕不辍。2020年，他的短篇小说集《朱砂痣》被评为“书香羊城十大好书”。2021年，他又完成了《遇到你，好福气》等两部作品。

章教授操十八般武艺，是个多面手，小说、剧本、散文、理论文章，样样拿得出手。这次即将出版的《风一样开阔的男子》是章教授的散文集。

章教授是以小说家扬名的，我喜欢看小说家写散文。如果说，小说是小说家虚拟的宇宙，那散文则是他的真身和内心档案。他在散文里，要面对自己内心的最高真实。散文有其独特的文体美学标准——透明。小说家如何面对自己、面对他人、面对世界，都会在他的散文里坦露。在散文中，我们能够捕捉到他本真的脾性和人格。

散文集分为三辑，题材丰富，天高海阔。第一辑为人物素描。这一辑除了第一篇写的是母亲，其他的均为对文坛友人的描绘，这些人都是他生命中重要而绚烂的人物，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第二辑为生活写真，多为章教授亲历的或创作的时代剪影。这一辑里，鲜活的生活气息穿越时空，扑面而来，马鲛咸鱼、做头、红色高跟鞋、卡拉OK……广味非常浓郁，他“春江水暖鸭先知”般地感知到南国大地的春涌涌动，并对都市生活的时代脉动、五光十色、阴暗变幻进行了举重若轻的呈现。第三辑为创作心得，多为章教授文学创作的理论提炼，又有着浓浓的泥土气和烟火味。文学创作“是一个人的上天入地，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一个人的张灯结彩”，要“心向上、脚向下”，要“扛着舢板继续寻找河流”等金句，都是其文学创作的法典秘笈。

《老娘的清蒸臭豆腐》是散文集中第一篇亮相的散文。章教授是上海人，喜欢吃上海家常小菜——清蒸臭豆腐。文章描写了章教授的母亲为他找臭豆腐、做臭豆腐、看儿子吃臭豆腐。文笔克制冲淡，却动人至深。这篇散文在《羊城晚报》发表后，赚了好多读者的眼泪。

节制，是章教授散文创作的一个特点。煽情的散文家大有人在，七分的情感，恨不能铺张渲染到十分，不免让人觉得虚张声势。而章教授则要收敛到五分，另有五分就如引而不发的



弓弦，让读者自己体会其间的张力。章教授写他去见他已患严重老年痴呆的老娘，而老娘却认不得他的那段，几近白描，但内心的沉痛，却像蒸汽一样在读者的心中弥漫。

汪曾祺曾说：“我以为散文的大忌是作态”。“二三十年来的散文的一个特点，是过分重视抒情”“容易流于伤感主义”，应该“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我觉得散文的感情要适当克制。感情过于洋溢，就像老年人写情书一样，自己有点不好意思。”汪曾祺乃散文大家，深谙散文之道。抒情，就像做菜用的调味品，不能多放。一个好的散文家，不仅要知道哪些该写，更要清楚哪些不该写。章教授的散文，食材用料天然考究，生命之火虽炽热滚烫，但风火掌控到位，所以回味无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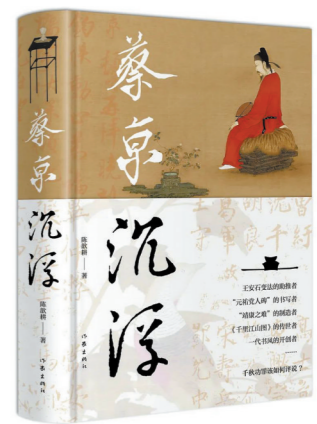
章教授喜欢用第二人称的“你”，来指称他要描述的对象。仿佛要写的那个人就端坐在他面前，而他正在用笔画他。他一边与你漫不经心地聊着天，一边聚精会神地画着。聊着聊着，他已画完龙点睛收工了。可别小看这风拂一般的随性书写，其中有深厚的功力，用汪曾祺的话讲，这是“苦心经营的随便”。

章教授写散文还有一个特点，这也是小说家写散文的长处，那就是贴着人物写。他对花鸟虫鱼、锣鼓声声等环境描写往往一笔带过，而对人物却咬住不放。《土炕相亲》这样一篇处处浸透着人物、人物呼之欲出的佳作，讲述的是他初次相亲的往事。二人相亲时，你一言我一语，夹杂着极简主义的形象勾勒和坦诚活脱的心理描写，男方的冲动与清醒，女方的主动和憨真，写得丝丝入扣，让人唏嘘不已。人性的真实，多少让人有些心痛，却也闪烁着光芒。

章教授向往的是海，是风。他说：“我从‘海风’中走来”，他被称为粤派文学的一张名片。曾有评论家说，要想了解上世纪80年代的广州，就看章以武的《雅玛哈鱼档》，要了解90年代的广州，就看章以武的《南国有人佳》。我想说，如果要领略什么是“海风一样的开阔”，那就来这本书里看看章教授不老与不羁的灵魂吧。

文集中第一篇亮相的散文。章教授是上海人，喜欢吃上海家常小菜——清蒸臭豆腐。文章描写了章教授的母亲为他找臭豆腐、做臭豆腐、看儿子吃臭豆腐。文笔克制冲淡，却动人至深。这篇散文在《羊城晚报》发表后，赚了好多读者的眼泪。

节制，是章教授散文创作的一个特点。煽情的散文家大有人在，七分的情感，恨不能铺张渲染到十分，不免让人觉得虚张声势。而章教授则要收敛到五分，另有五分就如引而不发的



诗文置罪陷“乌台诗案”使苏轼饱受折磨，而元祐党人则罗织更离谱的“车盖亭诗案”，将蔡确贬逐至岭南新州，导致蔡确客死流放之地。从本著中可以看到，北宋晚期朋党相斗手段越来越残酷，越来越卑鄙，双方皆有逃脱不了的干系。由此，也可看出中国人因利益之争相互比“恨”、比“狠”、比“诈”、比“毒”、比“黑”，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极其丑陋的一面。蔡京正是在这种相互厮杀的环境中，煎熬成了被世人厌恶、被千古唾骂的罪人、奸人。要追究党争相残之罪责，岂能让蔡京一人扛到肩上？

因此，有必要在塞满迷雾的纷纭复杂的历史语境中，来精细考察历史人物的形迹，庶几才能稍稍得出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笔者用一本书，为这样一个奇特而复杂的历史人物做一次精神图谱的透析，为其浇灌一尊铁铸的塑像，不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